

# 鷹揚墜地 自己打敗自己

## ● 球員糊里糊塗 葬送前途

## 球團三負責人 吞下委屈

今年職棒總冠軍戰結束後，何妨？到李瑞麟老師的墳上上炷香吧。

每年此時鷹迷總會想起李老師，一輩子奉獻給棒球，最後竟只能吞下滿腔屈辱輕聲嘆道：「我不怪你們，孩子們，是我沒教好啊。」

一群糊里糊塗的棒球員，只花兩年，不只把自己的前途給葬送了，還賠上三個新聞圈與棒球場上的大長輩，周盛淵、文念營、李瑞麟。

然而這三個人直到整件事情完全落幕，竟無一聲埋怨，如今當事人都已離開了是非圈，群鷹也已為當年的孟浪付出了代價，故事原本早該讓它落幕，但了解內幕的場邊人每憶起當年那段委屈，卻總覺還是該吐一吐。

球員不委屈，是三個長輩委屈。

他們自始至終把責任扛在自己肩上，沒有一人真正怪過球員。

一九九七年職棒總冠軍結束時，鷹隊的問題早已浮現檯面，郭建成被帶走後，調查局會去電球團，將約談所有球員，並且把日期都訂好了，但周盛淵仍決定於總冠軍戰結束後如期舉行慶功宴，把獎金與獎品頒給表現優秀的球員。

那天宴會氣氛非常詭異，球員們或多或少都已了然即將事發，球團主事者卻仍強顏歡笑周旋在媒體與球員之間，要大家多吃點、多喝點、快樂點。

發完最後一筆獎金，周盛淵上台致詞，一再鼓勵球員不論面對任何逆境都要面對挑戰努力不懈，然後把話鋒轉到自己身上：「身為新聞界的老兵，我一直認為該為這個社會多盡幾分力量，每次遇到大事，我總不忘提醒自己，多給年輕人一點機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而且有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這些人沒有好好負起監督之責，才會讓這個社會出現漏洞…」

那原本該是個歡樂的場合，周盛淵卻說的好沈重、好沈重，說到最後眼光幾乎泛出淚光，當時在場的外賓只覺奇怪，怎的？這新聞圈大佬心中有什麼事啊？

慶功宴過後兩天，群鷹即在領隊文念營陪伴下被「請」進調查局。

李瑞麟當時已兩度進出醫院，仍撐著坐在北調處大廳裡等候，球員進去應訊，他百般寂寥，拿本薄薄的筆記本在腿上畫呀畫，邊畫邊說：「知道嗎，屏東父老還要我出來競選議員哩，我說免啦，想寫回憶錄啊。」

夕陽從大廳前方的窗子斜斜照在他身上，他一動也不動，就只雙手捧著筆記本畫來畫去。

後來文念營說，那段日子真難熬，李瑞麟想辭職，他想辭職，周盛淵想辭職，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辭職，因為球團是他們三個人負責，他們心中很清楚，必需把所有問題全部解決才能離開，不可以就這樣丟下不管。

一九九七年底時報宣佈暫時停權一年，到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文念營正式向中華職棒聯盟提出解散球隊的要求，整整一年，對內、對外所有事情全由文念營與周盛淵處理，幫鷹隊找律師、陪球員上法庭、安撫激動的歌迷，面對公司內外質詢…

到所有事情全部告一段落，兩人揮一揮手，向相處了廿多年的老同事說聲：「再見」，也跟著球員一起消失於新聞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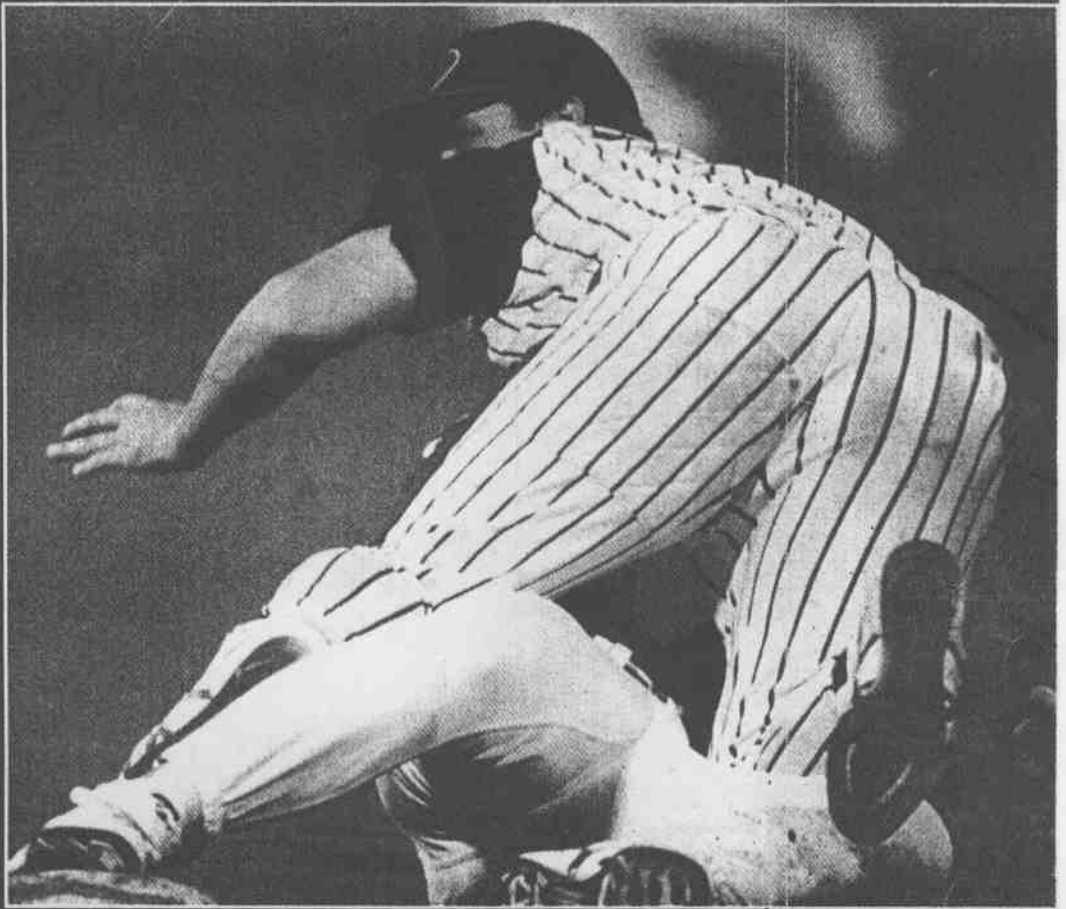
一年後再遇文念營，不但不避談鷹隊反而念念說：「台灣玩棒球的孩子太可憐，從小到大除了棒球什麼都沒學到，遇到外面那些誘惑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擋得住啊。」

他說，鷹隊出事之後他越深入了解越痛心，他發現這些球員在面對外在誘惑與危機處理的能力簡直是零，而且他們的圈子窄到不可思議，一旦出事，不要說處理，連從別的方向思考的能力都沒有。

「教育！」文念營搖頭說，不只棒球員，台灣所有競技運動員都需要教育，而且唯有從教育著手才可能提升運動員的品質，才可能避免事情再發生。

周盛淵呢？硬是辭去大報社副社長的終身職，退居加拿大，離台前跟他通電話，問他：「周董，還好嗎？」他說：「好啊，你要加油哦。」

加油哦。



↑褚志遠於一九九四年在場飛撲救球。



↑鷹隊第一代領隊周子玉（左）於一九九一年與李來發（右）相聚。